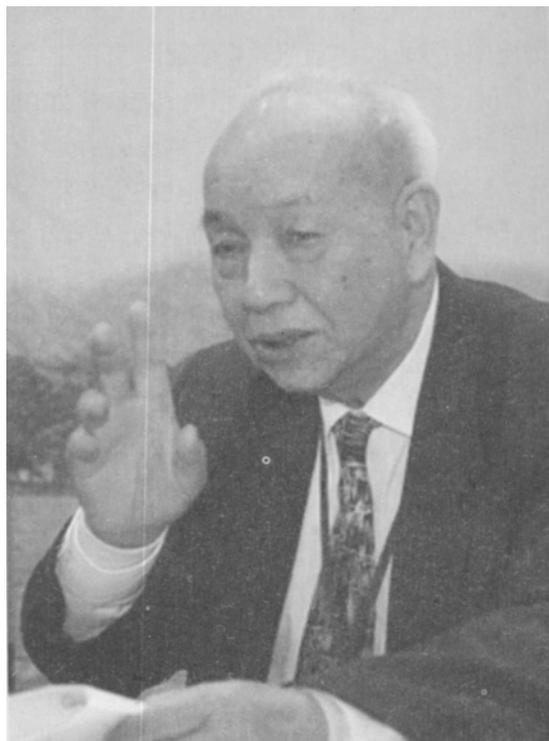


民办高等教育： 现状、对策与展望

——潘懋元教授访谈录

文 / 姚加惠



2006年10月，在一个金阳灿烂的日子，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高教学会顾问、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名誉理事长潘懋元教授于百忙之中拨冗接受了采访，就当前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现状、问题、对策及今后发展的走向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民办高等教育发展取得瞩目成就

记者(下文简称“记”)：您长期供职于公办大学却常为民办高校说话，能否告诉我们是什么原因促使您这么关心民办高等教育？

潘懋元(下文简称“潘”)：我之所以对民办高校情有独钟是出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理性的原因。从教育外部关系规律来看，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客观必然性，在发展过程中还有许多理论的、实践的问题需要高等教育理论工作者加以研究和解决；二是感性的原因。对民办高教举办者艰苦创业的崇敬与同情。初期，许多民办高校举办者凭着发展高教的信念，忍受着社会上各种冷嘲热讽，在艰苦创业的条件下，殚精竭虑，鞠躬尽瘁，虽有怨而无悔。至今在我的脑海中，还深深地印着一位享受厅级待遇的退休干部，在倾盆大雨中卷起裤管，踩着泥泞，在工地上为我们描绘校园蓝图

的情景。怀着崇敬与同情，我和许多创业者交上了朋友，直接了解到民办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困难与问题。

记：中国民办高等教育重现于20世纪80年代，在“限制”、“鼓励”和“大力支持”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如今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您认为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潘：中国民办高等教育经过20多年的风雨历程，在办学规模、办学模式、办学质量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从办学规模来看，据统计，截至2005年底，经正式批准的民办学历普通高校250所，加上独立学院295所，共545所，在校生209.85万人，比上年增长50%，占普通本专科在校生总数的13.44%；还有未经正式批准的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1077所，注册学生128.66万人，比上年增长22%。加上两所民办成人高校和最后一批学历文凭考试生，全国民办高校在校生共达341.29万人，约占全国各级各类高等教育学生总数的15%左右。从办学模式来看，日趋多样化。按资金

专
访

姚加惠 /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生 (厦门 361005)

投入方式的差异,目前已有收费滚动发展模式;公司、企业投资发展模式;教育集团运作模式;多元投资办学模式;捐资助学模式;转制运作模式;中外合作办学模式等等。按内部管理体制的不同,已出现了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校长全面负责制、主办单位指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校(院)长主持下的校务委员会制、教职工代表大会基础上的校长负责制、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教育集团统筹下的校长负责制等各种管理方式。从办学质量来看,通过加强专兼职教师队伍的建设,加强学校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紧贴市场需求设置专业等努力提高质量。一些发展速度快、社会声誉好的民办高校,无不重视质量的提高和特色的培养,现全国有27所民办本科院校已基本完成了以规模扩张和校园建设为主的第一阶段发展任务,开始向提高质量和注重内涵发展的第二个发展阶段转变。总之,民办高等教育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迅速,规模庞大,社会影响广泛,赢得了社会各阶层的瞩目,日渐成为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面临的问题与困难

记:民办高等教育发展成效显著,但至今仍步履维艰,困难重重。您认为当前主要面临哪些困难?

潘:民办高等教育在快速发展过程中,确实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既有内部的原因,也有外部的原因。从外部环境看,主要是政府政策不到位、社会环境不利等造成的。具体而言,包括招生问题、师生待遇问题、评估问题和管理问题等。比方说,招生问题。教育行政法规明文规定,所有教育机构均享有招生自主权,但具体政策措施往往不能落实。高考招生录取总是按成绩高低划线,公立高校优先录取,把民办高校单列出来,放在录取的最后批次,民办高校不得不吃公办高校的“剩饭”。有些地方还存在地方保护主义,排挤外来民办高校的招生。师生待遇问题也是如此。法律上规定是一回事,实际运作是另一回事。在管理上,习惯于用公办高校的思路来管理民办高校。比方说,评估问题。在师生比、生均用地面积、生均图书设备等方面都用公办高校的评估标准来衡量,不符合民办高校发展的实

际。从民办高校内部看,还存在生源、师资、资金、质量等问题。就生源问题来说,公办高校连续扩招,首先对民办高校的生源质量造成冲击;同时,教育服务市场的开放,西方国家纷纷打入中国高等教育市场,与民办高校竞争招收低分生和落榜生。在师资方面,专职教师缺乏或不足、师资结构不合理等是长期困扰民办高校的问题。质量问题主要表现为实践技能培训不足,毕业生不能“适销对路”。对民办二级独立学院来说,质量问题则主要体现为知识水平不如其母体公立本科高校。此外,民办高校要健康发展还必须端正办学思想,时下民办高校还普遍存在家族式管理、企业式管理等。但在这些问题中,当务之急要解决资金问题。民办高校以学费收入为主,政府的资助极为有限,举办者的投入和社会捐助很少。若要扩大规模,增添设备设施只有开通渠道,引入社会投资,但因限制过多,产权不明,投资者逡巡不前,至今此路并不通畅。总之,民办高等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种种问题,导致相当一部分的民办高校被迫关门或被兼并。虽然在市场竞争情况下,准入与退出纯属正常,国外私立高等教育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过类似的现象,如果不加以重视,认真解决问题,民办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可能面临危机。

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有利因素

记:民办高等教育在发展过程中仍面临着不少的新问题、新困难,但现在社会条件比以前好多了。您认为当前哪些因素有利于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

潘:民办高等教育在快速发展过程中问题颇多,但问题多是形势好的表现。应该说,不论是宏观环境,还是民办高校自身的现实基础,都有利于民办高校未来的发展。从宏观环境来看,公办高校连年大幅扩招,绝大多数已达到办学的饱和状态甚至超负荷运转,但仍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和社会进步的需求。“十一五”期间,全国在校生规模将扩大到3000万以上,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25%以上,但在世界范围内仍处于较低水平,还应朝着高水平的大众化方向发展。为此,必须扩充高等教育资源,尤其是增加教育资金总量。高等教育资金总量的增加可以有两途径,一是

依靠国家的财政支持,二是来源于社会资金。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财政状况看,以国家财政支持高等教育发展的能力十分有限,对中国财政来说,困难更大。因此,单纯依靠国家财政已行不通,必须依靠社会资金来支持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吸收社会资金也有两条途径,一是通过增收学费,二是通过民间投资。近几年来,民办高校学费水平已不能再提高了。因此,通过民间投资发展民办高等教育就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但难度很大。以前非公有制经济难以进入的公共福利领域,民营资本也已经大量进入,但对民营资本进入高等教育领域还有较严格的控制。不过,2005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社会事业领域,支持引导和规范非公有制资本投入教育、科研、卫生、文化、体育等社会事业领域。虽然具体的实施政策尚不配套,但也为那些正在寻找各种机会进入民办高等教育的大量民营资本放出一个绿灯信号了。从民办高校内部来看,越来越多民办高校的举办者已意识到,教育不同于其他产业,不能按企业的方式来运作,唯有把社会效益置于首位,以学生为本,提高质量才是办学的长远之计,办学动机逐步端正。在内部管理上,不仅积极借鉴古今中外的私立(民办)高校的管理经验,而且不断吸取办学管理实践中所积累的各种经验教训,日趋科学化、规范化和制度化。尤其是通过加强专职教师队伍建设,改善教学环境,更新仪器设备等努力提高质量;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民办高等教育发展有利的现实基础。

记:当前资金投入不足是制约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瓶颈,但政府已出台政策鼓励民间投资,您认为民办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应该如何有效解决这个问题?

潘:从举办者的角度、资金投入来源分析,中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初期,举办者多为老干部、老教师,通过人力资本投入和收取学费,采取滚动发展方式,艰难地前进。第二时期是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至今。邓小平视察南方讲话,使人们的思想认识得到解放。举办者多为私人 and 私法人的投资(独资或合资),学校初具规模,得到社会和政府的认可,但也遇到了许多新困难。第三个时期是即将到来

的、已微露端倪的可能是以进入资本市场为筹资主要渠道的时期。美国已有,中国实际上也有,但只说不说。举办者已不是某一个或某几个私人或私法人,而是教育集团、投资公司、股份制(其中条件较好的已上市)。也可是多形式、多渠道的,如国有民营,公办转民,民办转公,公民合办等。遇到的最大障碍可能是因产权不明晰,导致海内外投资者的犹豫、徘徊。虽然《民办教育促进法》明确规定可以获得合理回报,但限制过多,且产权仍然模糊,正如大红鹰集团孙总所说的发展与风险的矛盾。因为只是微露端倪,所以许多情况与问题现在还说不准。

质量是民办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生命线

记:至今民办高等教育的社会认可程度仍不高,尤其是在就业方面远不如公办高校毕业生,是不是民办高等教育的质量真的不行?

潘:质量,是民办高校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的生命线,也是社会与家长最关心的问题。民办高校应当在提高质量上下功夫;但是,对民办高校的质量,应当有一个公正的说法或态度。

从传统的知识质量观来看,由于民办高校生源较低,设备较差,教师兼职多且流动性大,当前民办高校总体知识水平显然不如公办高校。因此,也就不能简单地以公办高校的知识水平为标准来评价一般民办高校的质量。如果换一个角度,用另外一个标准来评价质量,民办高校并非都是质量不高。不同的层次,不同的培养目标,不同的社会适应面,应当有不同的规格,不同的质量标准。当前民办高校,绝大多数是应用性的高等职业技术教育,许多办得好的民办高校,能对准社会的实际需要,培养“适销对路”的专门人才,人才市场是欢迎的。还有的民办高校,在外语和计算机应用上,在职业技术的知识能力上,办出了自己的特色,就应当承认是有较好较高的教育质量的。当然,不应以评价标准不同作为质量低的借口。民办高校,一方面应从社会需要出发,努力提高其应用性质量;另一方面,也不排斥若干有条件的民办高校,在学术性的质量上不断提高,成为高学术水平的大学。

现实对策与美好展望

记: 由于民办高等教育出现的问题不少, 又未能及时解决, 近年来发展相对缓慢, 尤其是尚未取得学历授予权的普通民办高校, 面临萎缩的危机。您认为他们应该如何摆脱困境?

潘: 除了有针对性地解决上述面临的困难问题外, 对于已有学历授予权的普通民办高校, 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一) 地方立法, 有针对性地解决地方民办高校的难题。例如: 落实《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七章“扶持与奖励”, 设立专项基金、采取经费资助、为资金信贷提供担保等; 进行民办高校有限度的自主招生的试点; 享受与公办学校相同的优惠政策; 落实与公办学校一视同仁的师生待遇。(二) 千方百计提高老师与职工待遇, 包括工资和各种福利。稳定教师队伍, 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三) 针对人才市场需求, 允许自主设置和调整专业, 提高教育质量, 培养“适销对路”专门人才。对于尚未取得学历授予权的其它民办高等教育机构, 除上述对策可以援引(有的无法援引)外, 另辟培养人才的途径。从学历教育到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并举。通过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取得相应学历, 通过行业考试取得合格证书或岗位证书。对暂时处于弱势的群体来说, “扬长避短, 避开竞争就是最好的竞争!”当然, 走出困境的前提是政府、社会和学校都要转变思想观念, 包括转变人才观和质量观; 走出困境的决定性因素是人才市场的检验, 即就业率和在岗位上的表现。

记: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要在本世纪头 20 年, 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您认为民办高等教育未来将会如何发展?

潘: 随着中国全面建设更高水平小康社会的需要和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推进, 在未来的十几年间, 民办高等教育必将有更大的发展。未来的发展包括两个部分: 其一是数量的增长。近年来, 国际范围内私立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主要集中在亚洲、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拉丁美洲, 其中以亚洲地区私立高等教育的发

展最具活力。例如, 日本、韩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数占全国高等教育机构总数的比例都在 80% 以上; 泰国以及台湾地区的比例稍低些, 但也达到了 65% 左右。从在校生数来看, 亚洲大部分国家私立高校在校生数占全国高校在校生数的比例都在 60% 以上, 韩国和菲律宾的这一比例接近了 80%。在这些国家中, 日本、韩国和菲律宾是私学历史较长的国家; 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历史上是以公立大学为主私立大学为辅; 马来西亚传统上高等教育就一直是公立事业, 上世纪 80 年代以前几乎不存在私立高等教育。但是, 从 80 年代以来, 这些国家均放手发展私立高等教育, 如今私立高等教育都处于本国高等教育体系的主体地位, 反映了亚洲国家私立高等教育发展的共同趋势。前苏联和东欧国家, 由于教育经费不足和经济领域的私有化改革, 近年来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也十分迅速。相比之下, 在亚洲, 中国尚属于私立高等教育较不发达的国家。民办高校及其在校生数占全国高校及在校生数的比例分别为 40% 和 15% 左右, 远远低于亚洲其他国家, 在校生数比例甚至低于俄罗斯。在 2000 年至 2005 年的 6 年间, 经批准有学历授予权的普通高校数由 42 所增长到 250 所, 增长了约 6 倍, 在校生数由 6.83 万人增长到 209.85 万人, 增长了约 31 倍。同时, 教育部门还明确指出: “为鼓励民办高等教育发展, 在基本办学条件许可的情况下, 计划增量部分尽可能向民办高校、独立学院倾斜”。以这样的发展速度并根据国际上尤其是亚洲国家私立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 我们有理由相信, 如果认识到位、政策到位, 到 2020 年, 当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30%-40%, 全国高校在校生数达到 4000 万左右时, 民办高等教育占全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比例很有可能达到二分之一以上。其二是质量的提高。许多国家私立高校的教育质量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公立高校, 如美国的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 是世界一流大学; 日本的庆应大学和早稻田大学, 无论在其本国还是在国际上, 都处于前列。随着我国民办高等教育总体质量逐步提高的同时, 将有一批办学理念先进、师资阵容强大、资金实力雄厚、声誉良好的优秀民办高校脱颖而出, 成为各自类型的一流大学, 有望与同类型公办一流大学媲美抗衡。

广东揭阳人，生于1920年。厦门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1978年，创办并主持全国第一所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后改为高等教育研究所），任所长。1986年，被评为中国第一位高等教育学科博士生导师。1991年，被评为有突出贡献专家，获国务院特别津贴待遇。学术著作有《中国高等教育百年》等十余部，其中《高等教育学》奠定高等教育学学科的基础。已培养高等教育学博士、硕士一百余名。



People

访谈人物

潘懋元

